

那文毅公奏議

那文毅公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奏議卷五十三目錄

附官階

卷五十三上

倉場疏奏

列子卷之四 地員篇

目錄

那文毅公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奏議卷五十三上

男
容安恭輯

倉場疏奏

容安謹按 先公自丙子獲咎罷斥至戊寅春
恩擢翰林院侍講迨己卯夏歷陞至倉場侍郎今

上皇帝御極蒙

恩擢任吏部刑部尙書京部奏章雖多類皆循例之事
今謹擇例外數事恭載如左

嘉慶二十四年五月會同莫公晉

奏爲恭摺奏

聞事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孫玉庭等奏叅縱容幫丁索費指勒米結之運弁並
違例濫結之知縣請分別革職解任究辦一摺所有該
幫米石著飭令糧道斌良督押各運弁迅速挽運抵通
沿途嚴查攙和等弊交兌後著倉場侍郎傳旨將運弁
胡泉高峯雲王復一楊經士柯鵬翥錢佐六員先行革
職同頭伍人等一併鎖拏解往江蘇交該督等嚴審定
擬具奏欽此於本月二十四日抄出到臣衙門臣等查
泗州後幫於五月二十二日挽抵通壩業經交卸
全完隨卽飛飭該糧道斌良督押在後之蘇州白

糧等五幫嚴查沿途攙和等弊一面將現已交卸全完之泗州後幫運弁楊經士先行傳到訊據供稱該幫兌運常熟縣漕糧內有代押泗州前幫撥兌崑山縣漕船五隻遵例完竣該縣已出具運官並無縱丁需索印結等語其在後之蘇州白糧等五幫現俱挽過津關若俟到通交卸時再行查拏恐伍丁等或致聞風逃逸臣等當卽專派通州協副將七十一前往北運河一帶迎拏茲於五月十八日業已全行提傳到案臣等當卽訊據蘇州白糧幫運弁錢佐太倉後幫運弁胡泉蘇州後幫

運弁王復一鎮海後幫運弁高峯雲江淮頭幫運
弁柯鵬翥等供稱該幫或兌運崑山縣漕糧或兌
運新陽縣漕糧或兌運崑山新陽二縣漕糧因糧
船開行限緊不敢遲延不得不聽留伍丁南守候
領取存公銀兩是以一面前進一面稟明糧道在
南嚴催伍丁趕緊前來至今尙未到幫至於通關
米結向例交兌廳員並不交給伍丁之手其在南
需索運弁實不知情如有串運情事將來旗丁對
質豈肯代爲容隱伍丁如果在幫運弁亦豈肯隱
匿致干罪戾等語惟旗丁毛六藝一名本係泗州

前幫旗丁撥兌崑山縣漕船五隻現在泗州後幫
充當頭丁又旗丁周大森係蘇州後幫頭丁周三
栢之子據供僅止照料船中家務南漕兌米素不
與知等語查該二丁一係兌運崑山縣漕糧一係
頭丁之子代其父在船照料均未便置之不問自
應一併解往其餘應訊頭伍並未來通應由該省
就近查拏至現在蘇州白糧等五幫日內亦可到
通業經臣檄委各該幫副弁暫行管押又現有糧
道總運照料自不致有攙和遲悞所有該六幫運
弁楊經士錢佐胡泉王復一高峯雲柯鵬翥等六

員遵

旨先行革職同應行質訊之旗丁毛六藝周大森二名一併鎖拏當卽飭知通永河道任銜蕙通州協副將七十一派撥弁役押解起程並知會前途文武員弁一體遵照嚴密管押解往江蘇歸案審辦咨送兩江總督等查辦謹

奏奉

旨知道了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會同莫公晉

奏爲役力疲乏酌議調劑以禪運務叩懇

天恩事據大通橋監督富斌等呈稱大通橋車戶承運漕糧所領脚價扣項頗多辦運實屬不敷本年自六月以來疊次大雨各處道路俱積水窪陷泥濘難行所有此項車一百二十輛因拉運日久牲畜疲乏不敷轉運必須添車加價修墊道路方能無悞第一切費用浩繁並無別款可支該役等恐悞運獲咎等語職等在橋目擊情形車戶疲乏屬實懇請將該役等應扣津貼各倉筒兒銀二千六百兩本年暫免坐扣並應交十六年逾額掣欠銀二千八十四兩緩扣一年俾紓怨力若不稍爲調劑誠

恐貽悞運務等情前來臣等查大通橋車戶轉運漕糧只有應領腳價此外別無應得款項經費有常亦斷不能另議加增當經飭駁仍卽嚴催運辦後因七月間連次大雨泥濘糧車難行修墊道路並添車加價一切用度過多該車戶等極力趕運不敢遲延未免疲累臣等再四籌酌查向來車戶津貼各倉收米箇兒錢一項在於大通橋應領腳價內照數扣出例爲橋壩辦公之用每年約得銀二千數百餘兩嘉慶十一年大通橋車戶辦運維艱所領腳價銀兩不敷支用經前任倉場侍郎賡

寅等奏請將應扣箇兒錢銀免其扣存暫行添補車戶脚價在案今歲該役誠屬賠累但若照所稟箇兒錢掣欠銀兩項均免扣交未免過多今擬照十一年之例將此項箇兒錢銀本年暫免坐扣一年俾可稍爲貼補仰懇

聖慈格外施恩

俯准通融辦理則該車戶等運費有資僱覓車輛無虞拮据臣等加緊督催監督等趕緊轉運糧石迅速趕進各倉不任稍有遲悞謹

奏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那彥成等奏役力疲乏懇恩調劑一摺大通橋車戶承運漕糧所領腳價向應扣出津貼各倉箇兒錢以爲橋壩公用本年連次大雨道途泥濘該車戶等添備車輛修墊道路所領運腳不敷辦公係屬實在情形加恩著照所請准其將本年應扣津貼各倉箇兒錢計銀二千六百兩暫免坐扣以紓役力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會同莫公晉漕運總督成公憲

奏爲恭摺覆奏事八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在永定河漫水下注下游各州縣被淹辦理賑卹需用米石不少著那彥成等會同成孟查明江廣尾幫各軍船已過揚村者概令寄剝運通其尙在揚村以南各幫船著與方受疇會商約計應需米若干卽將該軍船所載米石截卸北倉交延豐幫同料理派員看守其軍船卽由彼回空方受疇核計何州縣需米若干飭令徑由北倉分晰領運可也特此諭知那彥成莫晉方受疇並傳諭延豐知之欽此

臣等跪讀之下伏查在後江廣各幫應由揚村寄剝到通米石

臣前奉

諭旨如屆時起剝不及卽在北倉截卸二十萬石亦無不

可欽此

臣

等連日親赴河干察看水勢情形並與調任

漕

臣李奕疇鹽政

臣

延豐往返札商似可毋庸截

卸意見相同業由前任漕

臣具

奏在案今復欽奉

諭旨以永定河漫水下注各州縣被淹辦理賑卹需用米

石著與方受疇會商約計應需米石若干截卸北倉交

延豐幫同料理欽此

臣

成寧適抵通州

臣

等三人彼此

熟商此時軍船均已到天津若俟咨明方受疇應

需米數再商截卸則船已挽抵湯村截卸不及今

仍欽遵前降

諭旨截留北倉二十萬石咨明方受疇屆時差官領取所
餘之米俟明春再爲運送歸倉臣等卽一而知會
延豐先須預備北倉廩座欽遵

諭旨料理截卸事宜再查江廣應行寄剝到通起卸軍船
共十一幫其最後之九江鉛山湖南頭二三等五
幫共計洪斛米十八萬餘石除應撥滄州駐防兵
平斛米一萬餘石外仍應存洪斛米十七萬餘石
卽將此五幫照數截卸北倉似已足敷應用不必
拘泥二十萬之數現已咨明督臣方受疇鹽政臣
延豐謹

奏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那彥成等奏料理截卸北倉米石以備賑需一摺江
廣在後各幫船現在均已行抵天津那彥成等會商將
最後九江前鉛山湖南頭二三等五幫共洪斛米十八
萬石除給撥滄州駐防兵平斛米一萬餘石其餘十七
萬餘石截卸北倉已足敷用著卽照所請如數截卸妥
爲存貯一面知會方受疇查明某州縣應需賑米若干
派員分領運往可也

嘉慶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會同莫公晉

奏爲請

旨事竊照大通橋監督滿漢各一各係二年差滿時另於
各倉監督內揀選調補今查該橋漢監督張秉桓
係於上年十二月十一日甫經到任而滿監督富
斌又於本年二月初六日卽應差滿該二員更換
之期相距僅及月餘查大通橋與坐糧廳專司起
卸轉運事務旣繁而各項車戶人役五方襍處一
切彈壓役使均關緊要本年新糧轉瞬卽至所有
先漕一切事宜皆應預爲籌備必須熟手經理方
可無悞伏查乾隆二十八及四十九等年曾因該

橋監督同時任滿節經臣衙門奏留一員以資熟
手又於嘉慶二十年因坐糧廳員更換之期相距
僅及兩月經臣衙門將漢廳員任蘭祐再留半年
以資熟手均蒙

允准辦有成案廳橋事同一律合無仰懇

聖恩准將大通橋滿監督富斌留至今年漕竣之後再行
更換得有熟手經理實於運務有裨謹

奏奉

旨依議

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會同莫公晉

奏爲停解部庫額稅銀兩備留支用事據坐糧廳玉英
沈蘭生呈稱職廳等自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起
至二十四年連閏至十一月初八日止一年期滿
共收商糧稅銀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兩八錢五
分六釐業經摺奏所收之項於嘉慶二十五年通
惠河歲修工程等項之用除將收稅冊檔於關期
屆滿題報考核之期先行呈送并動支經費應歸
於本年考核案內呈送所有正額銀六千三百三
十九兩二錢六分盈餘銀六千六兩五錢九分六
釐因所收火耗不敷經費動支盈餘添補銀一千

三百九兩七錢五分六釐應存盈餘銀四千六百九十六兩八錢四分通共存銀一萬一千三十六兩一錢應支放嘉慶二十五年通惠河歲修工程銀三千九百五十八兩四錢二分又通惠河平下平上慶豐等閘北岸滾水石壩工程銀七千八百八十七兩零通流慶豐等閘閘板麻繩銀八百一十五兩五錢二分外河八汛弁備造刮板麻繩銀一百八十四兩七錢九分一釐各汛存季俸薪等銀一百九十八兩六錢六分六釐各閘閘夫工食銀六十二兩通共應放銀一萬三千一百六兩三

錢九分七釐除存銀兩全數給發外尙不敷各項
支放銀二千七十兩二錢九分七釐且現在所收
首季錢糧僅止本地土產爲數無幾現在按月應
支放經費及各役工食等項之用其不敷銀兩實
無應動之項而工程又不能刻緩惟查嘉慶二十
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起至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
初八日止一年徵收稅課於嘉慶二十四年業經
支放清楚現在本年造冊奏銷除支用外尙有應
解戶部額稅銀三千一百三十六兩五錢二分六
釐又收通永道移解扣存各員分賠核減等錢五

百九十五兩八錢五釐通共銀三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三分一釐應請將此項銀兩留支前項不敷銀二千七十兩二錢九分七釐尙存銀一千六百六十二兩三分四釐以備支發本年加鑿工程及各間備板各汛俸薪閘夫工食等項之用以濟公務所有本年留支銀兩應請歸於下年稅課奏銷收存項下造冊報銷理合呈明據情轉

奏等情到

臣

該

臣

等覆核無異所有坐糧廳呈請停解

留支該年應存額稅銀兩原係照例通融辦理伏

乞

皇上勅部查核施行謹

奏奉

旨戶部查核具奏

容安謹按此奏經戶部核議除動用不敷外餘
剩銀兩例應解部不准留支奉

旨依議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賞戴單眼花翎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向例各省重運漕船抵通於七月十五日前後卽全

數回空洞因沿途阻滯抵通較遲不能如期歸次迄今已三十餘年未符定制本年南糧重運北來行走過速甫屆七月中旬卽已全數回空從此歸次日早冬兌冬開年年可復舊規此皆上年飭令各督撫嚴催交兌押令依限開行該漕督等沿途催趲認真且本年各幫米色俱皆乾圓潔淨倉場侍郎等尅期驗收毫無留滯是以漕政大有起色著傳諭有漕省分各督撫及漕運總督一切交兌催趲事宜均照此次辦理不可稍生懈弛除督運各員前經施恩外那彥成莫晉及坐糧廳司員玉英沈蘭生俱著加恩交部議敘那彥成從前曾戴雙

眼花翎著加恩賞戴單眼花翎以示獎勵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會同莫公晉

奏爲據實聲明事據富新倉滿監督瑞慶呈稱本月十四日辰刻奉委飭令就近催趙富新等倉一帶進倉及回空車輛遊卽於是日午刻出倉催趨與平南新舊太等倉車輛行至朝陽門水關適有倉役來稟查倉御史到倉隨卽趕回因徧身灰土礙難卽見暫趨值宿公所淨面更衣甫出公所門首御史業已出倉雖經覲面未及接見茲於本月十六日經御史以擅離職守叅

奏奉

旨交部議處欽此謹將十四日因出倉情形呈明察核等情當經_臣等據情移咨吏部查核辦理在案旋准吏部覆稱查富新倉監督瑞慶經查倉御史王家相奏參奉

旨交部議處本部業已定議今據該監督是日公出緣由本部查該監督既經奉委公出卽當移會漢監督在倉監收亦不應將鑰匙遽交家丁收管未便據咨辦理咨覆前來_臣等查該監督實係_臣等票委幫同大通橋監督就近催趨一帶進倉及回空車

輒以速運務其因公出倉之處有原發票文可憑
並非擅離職守惟未知會漢監督在倉照料并不
應將鑰匙遽交家丁收管是其錯謬殊屬違

令相應據實叅奏請

旨交部議處謹

奏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旨監督瑞慶奉委出倉自應將鑰匙移交漢監督收管乃
擅付家丁收執殊屬錯謬仍著交部議處

那文毅公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奏議卷五十三

上

官階

道光元年七月初三日

擢調刑部尚書兼署吏部尚書管理宗人府銀庫

道光元年七月初十日

命兼閱兵大臣

擢調正藍旗滿洲都統

道光元年八月初六日

命署兵部尚書

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命署正黃旗滿洲都統

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命署吏部尙書

道光二年三月十一日

命署吏部尙書

道光二年四月十三日

擢兼內大臣

那文毅公刑部尙書奏議總目

官階附

卷五十三

下

總滙定讞

附另奏事件

總滙定讞

卷五十四

總滙定讞

附請改罪名條例

卷五十五

總滙定讞

附請改罪名條例

那文毅公刑部尙書奏議卷五十三目錄

官階附

卷五十三下

總滙定讞 附另奏事件

總滙定讞

那文毅公刑部尚書奏議卷五十三下

男
容安恭輯

總滙定讞

容安謹案 先公受

三朝恩遇官周六部京職奏章惟秋曹爲繁重 先高祖

文勤公 先曾祖文成公均曾綜理秋曹 先

公秉 兩代彝訓持平折獄準以中正嘗示 安

曰案者案也如几案之有面四圍展布取其平

正平正則置器於上不偏不倚則案之能事畢

矣倘預有先見必至縱枉不平則非案也 先

公掌斯職者年餘鞫讞盈千件不及全載茲謹
擇載四十件皆先人手製創稿會同入奏大
抵以扶教化正人心破邪奸伸法令刑期無刑
而不致死者含冤辟以止辟而不使草菅人命
造就後學甄陶秋曹僚屬今之蒸蒸日上者正
不乏人上宣

聖德下承家學一時白雲亭上稱盛事焉

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
士戴公均元尙書韓公對及諸侍郎

奏爲掌印司員承審命案訊辦不公顯有聽受賄囑

情弊並司員代案犯賄囑書吏請

旨一併革職審訊以成信讞事准都察院咨送宛平縣

民婦李劉氏呈控民人傅大喝令武三將伊夫李大毆斃該縣不爲究辦一案臣等查閱李劉氏原

呈內稱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傅大強令伊夫李大

看墳李大不允傅大喝令武三將其毆斃檢查宛

平縣卷原驗李大屍身係內損身死訊據武三供

認因向李大索欠起衅趕揪李大致李大掙脫失

跌身死傅大並未在場等語與屍親各執一詞當

經簽分直隸司審辦臣等屢向掌印郎中舒通阿

查詢現訊情節舒通阿聲稱傅大是日委未到場

有要証王劉氏供詞可憑

臣

等復諭令悉心研鞫

七月初二日

臣

韓封進署舒通阿一人上堂手持

片簿呈請標畫內開行令順天府轉飭大興縣歷

令屍親領棺埋葬等語

臣

韓封查辦理命案例於

擬結後飭屬領棺埋葬斷無案情未定先行壓令

屍親領棺之理且屍親既不肯領棺自必心未輸

服而該司滿漢司員甚多何以只舒通阿一人上

堂尤屬可疑隨以所辦與例不符駁令再行秉公

詳審旋據該司漢主稿主事梁恩照面稟舒通阿

辦理此案獨斷獨行傳大到案並未收禁亦不深
加訊究所辦實未公允因此同司各員俱與舒通
阿意見不同請另派員審訊等語

臣

韓對隨商之

臣戴均元

臣

那彥成等將此案改調貴州司並派

員會同審訊節據該司員等審出傳大開菓子行
生理因新造墳塋與已死之李大鄰近令舖夥武
三屢邀李大看墳李大不允與武三口角揪扭傳
大聲言與李大打場官司武三卽拾磚自行砸傷
額顱圖向詐賴李大跑走傳大喝令武三將李大
揪回武三趕上李大將其棉袄揪住李大用力往

前一掙武三鬆手李大撲跌內損身死傅大當令
村鄰王四向屍親李劉氏賄和許給京錢五百弔
地三十畝李劉氏不允傅大復賄囑見証王劉氏
到官代爲隱瞞臣部傳到王四供認代傅大賄和
屍親王劉氏亦供認曾受傅大賄囑是以將傅大
囑令實情匿不供吐等情維時屍妻李劉氏仍以
伊夫耳後及兩腿有傷懇請檢驗臣等隨復派員
前詣停棺處所如法檢出李大屍骨左耳竅近上
有青色一處係拳傷兩腿有栽磕傷三處其原驗
內損情形皮肉消化無憑復檢連日審訊武三據

供傅大喝令趕揪李大之時伊曾用拳毆其左耳邊一下並據宛平縣仵作范志供認該縣未相驗之先傅大會以京錢三百弔向伊等打點伊與在逃之刑書張庭榮及已故原差劉祥各分錢一百弔卽係劉祥過付伊隨該縣相驗見李大屍身鼻竅有食物穀道糞出與洗寃錄所載內損情形相符是以喝報內損其餘傷痕因聽囑匿未申報質之傅大供俱昭合傳訊屍妻李劉氏亦稱伊夫穀道糞出伊會親見等語是宛平縣原驗內損身死之處尙無錯誤而刑仵受賄隱匿傷痕已屬確據

至現訊傅大主使武三趕揪李大致令跌斃按律
應以傅大擬抵而臣部直隸司原審傅大並未在
場竟以正兇爲無干之人案情出入甚大該司掌
印郎中舒通阿既經屍親指告傅大係囑令正兇
何以傅大到案並不收禁承審累月又不認真研
訊幾使正兇漏網復欲壓令屍親領棺獨持片簿
上堂希冀朦混結案現據主稿漢司員梁恩照面
稟舒通阿獨斷獨行並不商之同司各員是其種
種紕繆迥出情理之外至傅大以市僧之徒致斃
人命賄和屍親不允旋復賄囑刑件贓數疊疊而

臣部承審之掌印司員於應抵正兇不爲收禁嚴
究轉欲勒令屍親領棺顯有聽受賄囑有心顛倒
情弊連日督同司員晝夜熬審乃傳大恃無質証
茹刑不吐嚴訊該司承辦經承王黼榮供認傳大
到案時有兵部侍郎哈豐阿之子臣部雲南司額
外主事興貴會託照應傳大許給該吏京錢一百
弔復訊傳大無可狡賴始稱伊與興貴係屬世交
託其在部照應嗣興貴告知業已囑托書吏許給
京錢一百弔等語而於如何賄囑舒通阿之處仍
堅不吐實臣等查興貴以本部司員代人賄囑書

吏實屬馱法營私而舒通阿審辦不公是否卽係興貴代向賄求抑或別有請託之人並恐興貴亦有從中染指情事必須徹底根究務須水落石出以儆貪邪而昭憲典相應請

旨將

臣

部直隸司掌印郎中舒通阿雲南司額外主事

興貴一併革職審訊並傳該員等家人提同該司書役人等與傅大隔別嚴訊確情仍一面行文順天府及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勒緝宛平縣書吏張庭榮歸案審辦至前署宛平縣知縣周衡相驗不實亦有應得之咎統俟臣等審明有無別情再行

附奏謹

奏

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此案刑部郎中舒通阿承審命案於應抵正兇不收禁嚴究實出情理之外可惡之至轉欲勒令屍親領棺主事興貴代犯人賄囑書吏實屬執法營私刑部堂官於未經定案之先查明據實叅奏不稍徇庇甚屬可嘉刑部堂官俱著先行交部議敘舒通阿興貴俱著革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提集人証秉公嚴審徹底根究定擬具奏在逃之書吏張廷榮著步

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迅速緝獲歸案審辦

道光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旨兵部郎中慶恩員外郎慶志俱著革職歸案審訊

道光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會同軍機大臣刑部尙書侍郎

奏爲會同嚴審定擬具奏事據刑部奏叅司員承審命案辦理不公等情一案奉

旨刑部郎中舒通阿主事典貴俱著革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提集人證秉公嚴審徹底根究定擬具奏
欽此節經_臣等究出典貴之父兵部侍郎哈豐阿

託兵部員外郎慶志告知慶志之兄兵部郎中慶
恩向舒通阿囑託先後奏奉

諭旨將哈豐阿慶志慶恩俱著革職審訊前據順天府
衙門將在逃之書吏張廷榮等緝獲送部審辦

等提齊犯証詳加研鞫緣傅大籍隸宛平開設菓
子行生理武三係傅大舖夥與已死李大素識無
嫌傅大有墳塋一座坐落縣屬北旺村地方先係
李大堂弟李秋兒看管道光元年正月間李秋兒
身故傅大因墳地與李大住屋毗連欲其就近看
管令舖夥武三向說並允給地五畝房屋三間居

住看墳李大含糊應允二月二十八日傅大武三
與李大在村口路遇武三詢問李大何時移居傅
大墳上李大聲稱五畝地不敷用度須添五畝方
去看墳武三以李大復行翻悔當向村斥揪扭傅
大聲言他不看墳先與他打場喧鬧官司武三隨
放開李大拾取碎石自將額顛砸破冀向鬪賴李
大跑走傅大喝令武三將李大揪回與李大打場
官司維時武三正在低頭流血一聞傅大之言卽
趕至村鄰王劉氏門口適王劉氏在門口站立武
三當用右手將李大身後棉襖揪住左手順毆李

大左耳近上一下李大用力往前一掙武三鬆手李大撲跌倒地內損傅大等趕向攬救無及移時殞命傅大慮干重罪當囑武三到官一人承認不必言伊在場許其照應家眷武三亦因傅大相待素優且李大係伊揪跌致斃遂卽應允傅大復託該村民人王四轉邀樊世達等前往屍妻李劉氏家賄和許給京錢五百弔地三十畝令其到官不必供出傅大李劉氏不允經地保報知宛平縣適該縣公出申請候補知縣甯雲鵬代驗傅大隨託宛平縣已故原差劉祥轉託刑書件作共給京錢

三百弔劉祥得錢一百弔件作范志得錢一百弔
刑書張庭榮得錢五十五弔貼寫書吏朱斌得錢
四十五弔傅大又商見証王劉氏到官將喝令實
情匿不供吐所有王劉氏涉訟盤費均係傅大代
出三月初一日甯雲鵬詣驗件作范志驗明李大
屍身鼻竅有食物穀道糞出喝報內損身死並因
先已受賄卽將致命左耳近上拳傷並左右腿磕
碰傷四處匿不申報屍妻李劉氏不服甯雲鵬諭
令俟宛平縣親來復驗次日署宛平縣周衡詣驗
范志仍前喝報周衡因所驗鼻竅有食物穀道糞

出與洗寃錄內所載內損情形相符定爲內損身
死其左耳等處未及詳驗卽令棺殮李劉氏旋於
三月十二日以傳大喝令武三毆斃其夫等情在
都察院呈控咨回順天府改委大興縣審辦王劉
氏在城候訊時向傳大埋怨該縣原差馬亮與傳
大係屬至戚慮王劉氏供吐實情隨商同夥役劉
泳捏稱王劉氏懷孕臨盆稟准取保致未審結李
劉氏復以前情在都察院呈控咨送刑部簽分直
隸司審辦五月中旬傳大思欲在部打點因兵部
侍郎哈豐阿與伊世好其子興貴係刑部雲南司

額外主事遂面見哈豐阿求興貴在部照應哈豐
阿諭令興貴俟傅大到部時照應茶水五月底傅
大故父傅有爲又至哈豐阿家懇向直隸司承審
司員囑託哈豐阿應允因與直隸司掌印郎中舒
通阿素不認識憶及前任刑部郎中調任兵部郎
中慶恩在刑部年久與舒通阿自必相好又因慶
恩到兵部未久未便遽向囑託公事隨向慶恩之
弟兵部員外郎慶志告知伊有素好之傅大因武
三命案被屍親誑告其實傅大並未在場現在刑
部直隸司審辦令其告知慶恩轉託舒通阿照應

早爲完結以省拖累等語慶志回家向慶恩述知慶恩應允旋遇舒通阿將傅大案由告知囑其照應速結舒通阿以提取文卷尙未到部之言答覆迨傅大到案舒通阿因武三供認揪跌李大致斃傅大狡供並未在場見証王劉氏亦代傅大供剖又囚曾受慶恩囑託未將傅大收禁仍交縣看押嗣與慶恩路遇告知文卷已來現在審訊可以速給六月底傅大武三等俱已畫供惟屍妻李劉氏仍稱其夫屍身有傷原驗不實舒通阿諭令具結開檢屍胞弟李二不肯具結舒通阿以屍親旣不

具結卽繕片回堂劄行順天府轉飭大興縣飭令屍親領棺經刑部尙書韓對以辦理命案例於擬結後飭屬領棺埋葬斷無案情未定先令屍親領棺之理駁未標畫諭令秉公覆審惟時興貴先於五月底令雲南司皂役胡泳興代傳大向直隸司書役囑託並令傳大給胡泳興京錢二百弔胡泳興轉給經承王黼棠京錢五十弔皂役段坤京錢五十弔餘剩京錢一百弔胡泳興私自侵用六月初十日興貴告知傳大業已託過舒通阿當卽乘機向傳大借用京錢二百弔二十日興貴復向傳

大探知並未收禁舒通阿並不向其苛求想係伊父曾經囑託之故起意撞騙隨向傅大聲稱舒通阿必須酬謝酌定京錢四百弔傅大於二十一日如數交給興貴自行陸續花用而直隸司主稿司員梁恩照因舒通阿所繕劄行順天府片文業經堂駁未畫卽以舒通阿審辦不公同司各員意見不合等情回堂調司派審訊出傅大喝令賄和實情派員檢明李大屍身左耳竅骨近上拳傷一處骨色微青左右腿栽磕傷四處其原驗內損情形無憑覆檢訊據傅大及屍親等僉供原驗時鼻竅

有食物穀道糞出屬實且復檢左耳竅骨近上一
傷雖係致命部位傷甚輕微不致於死其爲死於
內損無疑並究出與貴代傅大賄囑書役等情參
奏奉

旨令臣等會同審訊俱各供認前情不諱臣等以舒道
阿於屍親指告正兇應禁不禁又未究出喝令實
情復於未經定案之先卽欲飭令屍親領棺若非
得受重賄何至違例謬妄如此之甚隨將傅大興
貴舒通阿隔別研訊據傅大供稱伊祇交給興貴
京錢八百弔此外並未另行花用錢文至興貴會

否給與舒通阿錢文祇求向興貴推問據興貴供稱傅大先給京錢二百弔原係開發書役嗣因伊父與伊代爲上下囑託是以索借京錢二百弔迨後傅大告知舒通阿未向苛求始行起意撞騙京錢四百弔如果轉給舒通阿錢文撞騙之罪並不輕於過付且尙須追贓入官何肯自任重罪復代人完贓祇求詳情訊之舒通阿據供伊因慶恩曠托已有先入之言又因武三王劉氏均代傅大供剖誤以傅大係屬無干以致種種謬誤實無得受賄賂情事祇求向傅大等嚴訊各等語隨提傅大

哈豐阿興貴跟隨家人那丹等隔別嚴訊僉供實
無向舒通阿行賄情事實之舒通阿家人李二等
供亦相符加以搯耳跪練熬審多日仍各矢口不
移查傅大自在刑部涉訟先後交付興貴京錢八
百弔現據興貴胡泳興等供稱已均有著落連日
復嚴訊舒通阿堅供伊與慶恩本屬相好並未得
受贓私實因聽其先入之言以致違例錯誤咎無
可辭等語是其所供並未得贓之處尙屬可信應
卽按律定擬查律載凡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
物金刃並絞監候又以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而致

死傷者並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減
主使一等又証佐不言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又詐
欺官司取財計贓准竊盜論免刺竊盜贓五十兩
杖六十徒一年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又名例
律載稱准者罪只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官司故出
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若囚未決放及放
而還獲各聽減一等又更件受財故檢驗不以實
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又枉法贓五十兩杖一百流
二千五百里二十五兩杖七十徒一年半二十兩
杖六十徒一年不枉法贓折半科罪一十兩杖七

十無祿人各減一等又例載有事以財行求及說
事過錢者計所與之贓與受財人同科各等語此
案傅大因令舖夥武三轉邀李大看墳不允該犯
聲稱與李大打場官司武三趕至李大身後用右
手揪住李大棉襖順用左手毆其左耳近上一下
李大用力一掙撲跌倒地內損身死查李大之掙
跌由於武三之趕揪而武三之趕揪由於傅大之
主使應以傅大當其重罪論傅大除節次賄求係
屬輕罪不議外合依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而致死
者以主使人爲首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武三合

依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主使一等律擬杖一百流
三千里已革侍郎哈豐阿位列鄉貳乃與市僧傅
大結交並令伊子興貴在部代爲照應已屬有忝
厥職復因傅大故父傅有爲向其懇求輒令該管
兵部司員慶恩輾轉向刑部承審司員請托致伊
子興貴撞騙多贓實屬辜

恩負職哈豐阿應請

旨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已革刑部雲南司額外主
事興貴代傅大賄囑書役付京錢二百弔又向傅
大因事索借京錢二百弔嗣因探知舒通阿審訊

傅大跡涉狗情卽指舒通阿之名向傅大撞騙使
用京錢四百弔興貴合依詐欺官司取財計贓准
竊盜論免刺罪只杖一百流三千里該員以大員
子弟身任法曹輒代犯人賄囑書役復指官撞騙
多贓情罪較重應請

旨一併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已革刑部掌印郎中
舒通阿因聽受慶恩囑托於屍親指令喝告正兇
並未收禁審訊時又不細心推鞫復欲飭令屍親
領棺雖訊無受賄重情第既聽囑在先卽屬狗情
故出按官司故出入罪全出者以全罪論放而還

獲減一等律應於傅大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該革員僅只訊取供詞究未成招定案應
再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惟該革員以刑部承
審命案輒敢瞻徇別部大員情面幾至正刑漏網
應請

旨發往伊犁効力贖罪已革兵部員外郎慶志聽從兵
部堂官哈豐阿指使告知伊兄已革兵部郎中慶
恩轉向舒通阿囑托均有不合慶志慶恩均照不
應重律杖八十查慶恩向舒通阿囑托致舒通阿
徇情誤辦業經革職應毋庸議慶志只代堂官傳

與伊兄究未向舒通阿覲面囑托較慶恩情節少
輕應否開復原官交部議處恭候

欽定王劉氏聽受賄囑所用傅大錢文並無確數惟經
官傳訊將傅大喝令實情匿不供吐幾致罪名出
入應照不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律於傅大絞罪上
減二等擬杖一百徒三年係婦人照例收贖死平
縣刑書張庭榮得受傅大京錢五十五兩朱斌得
錢四十五兩作范志得受京錢一百兩於檢驗
屍傷匿報傷痕雖罪無增減仍應計贓以枉法分
別定擬范志合依枉法贓五十兩杖一百流二千

五百里無祿人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張庭榮
等合依枉法贓二十兩以上杖七十徒一年半無
祿人減一等杖六十徒一年朱斌合依枉法贓二
十兩杖六十徒一年無祿人減一等律杖一百刑
部雲南司皂隸胡永興聽從典貴打點直隸司書
役從中侵用京錢一百弔合依詐欺官司取財計
贓准竊盜論竊盜贓五十兩杖七十徒一年半律
杖七十徒一年半直隸司書吏王懋棠皂役段焜
各得受傳大京錢五十弔訊只照應茶水於法尙
無所枉均照不枉法贓折半科罪十兩以上杖七

十無祿人減一等律擬杖六十大地縣差役馬亮
因與傅大戚好嗣見要証王劉氏抱怨傅大恐其
當官供出實情商同夥役劉泳代爲捏稟取保雖
訊無受賄情事究屬玩法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馬亮仍與王黼棠段焜胡永興各加枷號一箇月
均革役王四樊士達王文學劉富貴張三代傅大
賄和屍親不允亦應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武三
事犯到官在本年四月初七日

恩詔以前前既聽從傅大喝令趕揪致斃人命到官後
復承認正兇匿不吐實應與到官在後之范志張

庭榮朱斌王四等均不准其減免分別定地發配折責發落餘屬無干概行省釋興貴等所得贓錢照追入官署死平縣知縣周衡檢驗屍傷失察吏件受賄匿報傷痕雖於罪無所增減究屬相驗不實應請

旨交部議處謹

奏

道光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擬司員承辦命案不公分別治罪一摺此案傅大喝令武三將李大揪毆致斃

刑部直隸司掌印郎中舒通阿聽受囑托不將傳大收禁嚴審經該堂官叅奏當派軍機大臣會同審訊將哈豐阿等輾轉囑托情弊一一訊明將傳大按律問擬絞監候餘犯分別治罪哈豐阿以二品大員結交市儈囑托該管司員代爲關說刑部官司實屬卑鄙不堪哈豐阿著卽照擬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以示懲儆各滿漢大員身居高位卽當效品自重不得與市井之徒往來交接如不知檢束執法營私不惟身罹罪愆亦且置顏面於何地皆當以哈豐阿爲戒至與貴身任司員且係大員之子輒代傳大賄囑

書役復乘機撞騙多贓入己情殊可惡改發伊犁効力贖罪舒道阿以刑部司員承審命案聽情狗庇幾至正兇漏網著照擬發往伊犁効力贖罪已革兵部員外郎慶志僅只代哈豐阿傳話慶恩並未向舒道阿面托著准其開復原官交部議處前署宛平縣知縣周衡相驗不實亦著交部議處武三等犯罪名均不准其援免餘依議

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公均元尙書韓公封及諸侍郎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曲周縣民人
倪憲章聽信父言赴京混控審明定擬一摺道光
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硃批刑部議奏欽此該_臣等議得據直隸總督方受疇
奏稱竊據曲周縣民人倪憲章赴京呈控伊叔倪
添祥商同倪幅祥等將伊出嫁姑母宋倪氏轉賣
因被伊父倪呈祥控告倪添祥挾嫌設計將祖母
張氏細縛與地方劉幅捏稟伊母馬氏細毆致伊
母被押身死項頸有傷復串通縣書反將伊父問
成徒罪等情經步軍統領訊供具奏奉

旨著交方受疇親提人証卷宗秉公審擬具奏欽此並
准兵部將原告倪憲章咨解到省臣查此案先因
倪憲章之父倪呈祥呈控繼母張氏等將伊妹宋
倪氏主婚改嫁並伊妻馬氏細扯張氏致傷在押
畏罪自戕經該府驗訊明確擬議由司核轉咨准
部覆將倪呈祥定發充徒在案隨飭提研鞠緣倪
憲章故祖倪有禮在日續娶再醮之婦張氏生女
倪氏嫁與宋之瑾爲妻倪呈祥倪添祥均係倪有
禮前妻所生經張氏撫養成立嗣倪有禮物故倪
呈祥弟兄與倪張氏分居各度倪呈祥之子倪憲

章在外貿易嘉慶二十一年倪添祥之子倪煥成偷賣家存棉花被倪添祥查知毆詈倪煥成捏稱棉花賣給倪呈祥之妻倪馬氏倪添祥往向倪馬氏討要倪馬氏斥其誣賴互相爭毆倪馬氏將倪添祥手指咬傷倪添祥亦將倪馬氏毆折一齒控縣驗訊將倪添祥責處結案二十三年間倪添祥與倪馬氏口角爭吵倪馬氏肆罵不休倪添祥被鬧忿迫用刀自將額門破傷控縣訊明將倪添祥照律責懲倪呈祥不能管教其妻發學戒飭完案是年五月間倪呈祥等之妹宋倪氏因不守婦道

被夫宋之瑾休棄倪呈祥意欲央人勸處仍令宋之瑾領回倪張氏因宋倪氏係屬已出理得主婚未向倪呈祥告知卽商同倪添祥於二十四年正月間將宋倪氏改嫁與喬覺教爲妻倪呈祥聞知氣忿卽以伊妹被夫休棄繼母張氏等並不告知將妹改嫁等情控縣審訊因宋之瑾不愿將妻領回又係伊母主婚改嫁將倪氏仍斷與後夫喬覺教完娶倪呈祥氣猶未釋復以伊妹被弟倪添祥私自改嫁赴府呈告批縣傳訊五月十二日倪張氏因倪呈祥屢次呈告攜帶鐵鋸往找不依行至

倪呈祥門首卽用鐵鏃砸門嚷罵時倪呈祥趕集
外出倪馬氏理論倪張氏進院倪馬氏將倪張氏
推倒用繩網縛致傷左右手腕右腳踝並抓傷其
額顛左右腮腋右手食指倪呈祥回歸瞥見將倪
張氏解放嗣經地方劉幅問明情由報縣驗傷訊
供將倪馬氏等飭交官媒看管倪馬氏畏罪在押
自行抹傷咽喉身死稟驗訊詳將倪呈祥依子告
父母得實律擬以杖一百徒三年咨准部覆定發
完縣充徒倪憲章於道光元年四月間貿易回歸
查知母死在押父亦問徒卽赴倪呈祥配所查訊

情由倪呈祥因伊控告母弟自起禍端恐被倪憲章抱怨不欲告以真情並因地方劉幅據實報縣劉幅不爲勸阻縣書件作亦無照應遂捏稱宋之瑾係與倪氏口角送回被倪添祥與堂弟倪幅祥鄰人牛驢子等同謀價賣並串通喬覺教等乘夜搶娶倪添祥因被告挾嫌持斧劈門設計將繼母網縛與地方劉幅捏稟伊妻網毆復賄囑縣書件作鎖押懸案將妻毒害身死向倪憲章告知倪憲章信以爲實起意翻控並未告知其父卽赴步軍統領衙門呈控奉

旨交 臣 審辦當經飭提來省督同府司逐加研訊據各
供悉前情不諱覆詰倪憲章委因聽信父言未察
虛實冒昧具控並非有心誣陷質訊全案人証供
悉如前案無遁飾將倪憲章照不應重律擬杖八
十加枷號一箇月具

奏前來查律載子毆父母者斬又例載獄卒得受讐
家賄囑謀死本犯者依謀殺人者從律治罪又謀
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又例載
驚越赴京告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
遠充軍又例載卑幼告期親尊長離得實杖一百

如誣照所誣加凡人罪三等又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又凡不應爲而爲事理重者杖八十又名例內載本條自有罪名依本條科斷各等語詳釋誣告律例立法恭嚴原以刁訟之徒肆其誣張之幻挾嫌捏控率陷多人或慮恐審虛不敢在本省申訴卽赴京控告迨事經昭雪而被控者拖累公庭已遂其傾陷之私故律有加等之文例有驀越擬軍之罪所以正人心而懲刁詐况子於父母同氣異息期親伯叔與父同尊是以律內誣告期親尊長照所誣加凡人罪三

等卽所告得實爲其干名犯義仍律以滿杖此尊卑長幼之分更不得與尋常誣告平人之律相提並論至事不應爲而爲擬以笞杖之律原以律無罪名故各量情而坐若所犯例有本條自應依名例本條自有罪名照本條科斷不得舍本罪於不議牽引比附而曲爲開脫此案倪憲章外出貿易伊母倪馬氏先於二十一年與伊叔倪添祥口角互毆成傷涉訟二十三年倪馬氏又與倪添祥爭鬧控官將伊父倪呈祥發學戒飭是年五月間該犯之姑母宋倪氏被夫休棄伊祖母倪張氏未向

倪呈祥告知卽商同倪添祥改嫁與喬覺教爲妻
倪呈祥聞知卽以繼母將妹改嫁並不告知並倪
添祥將妹改嫁等情赴縣府具控倪張氏聞知不
依往向吵鬧被倪馬氏推倒細縛致傷又抓傷其
額顱等處經地方報縣將倪馬氏看管倪馬氏畏
罪自戕身死維時倪呈祥並未在場將倪呈祥照
子告父母得實律發縣充徒倪憲章回歸赴伊父
倪呈祥配所查詢情由倪呈祥以地方據實報縣
倪幅祥不爲勸阻縣書伴作亦無照應欲節已非
遂捏稱宋倪氏與夫口角送回被倪添祥與堂弟

倪幅祥鄰人牛驢子等同謀串通將宋倪氏嫁賣
倪添祥被控挾嫌將繼母倪張氏細縛與地方劉
幅捏稟係倪馬氏細毆賄囑縣書仵作鎖押懸案
將倪馬氏毒斃該犯倪憲章誤聽父言起意翻控
該督以倪憲章誤聽父言不察虛實冒昧具控並
非有心誣陷擬杖加枷倪呈祥並無主使捏控情
事仍照原擬流徒等因查倪憲章自外回歸前赴
伊父配所流離乍見至性根心倪呈祥豈有以捏
飾虛詞而欺其子之理况倪馬氏以子婦毆姑倪
呈祥以子告母此等逆倫傷化之事里巷驚傳倪

呈祥縱欲欺其子於一時豈能終掩其非於衆口
在該犯倪憲章外出甫歸驚聞家變屬毛離裏豈
有不創鉅痛深奔問鄰里確訪其致禍之由何待
趨赴伊父配所始得詢悉原委情節已多捏飾且
查閱原案倪憲章之母與倪添祥兩經構訟嫌隙
已成迨後倪呈祥疊控母弟身罹法網其向倪憲
章虛捏之詞卽其欲行翻控之意尤屬顯然如係
伊父主使控告照一家人共犯則應罪坐伊父該
犯尙可原宥今既稱該犯倪憲章起意翻控又稱
誤聽父言不察虛實倪呈祥亦並無主使情事是

欲爲父子互相推卸以致自相矛盾設使所告得實則伊叔倪添祥罪干重辟受賄謀命之吏件罪應論死一經審虛在平人尙不得寬其誣告重事之條况誣告期親尊長羅織多人豈可信其避就之詞遽寬其誣告之罪若如該督所擬是使誣訐尊長者較之誣告平人及誣告尊長得實之罪反輕適足以啟干犯而長刁風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再行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謹

奏

容安謹案此案旋據直督遵駁更正將倪憲草

照誣告期親尊長例擬軍奏結

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公均元尙書韓公封及諸侍郎

奏爲遵

旨核議具奏事內閣抄出貴州巡撫明山奏審明赴京逞刁捏控之原告緝獲命案正兇質審定擬一摺
道光元年九月初三日奉

硃批刑部議奏欽此該

臣

等議得據貴州巡撫明山奏

稱竊照婺川縣民曾至宦於七年四月間赴都察院呈控伊堂姊馮會氏與程昌言口角致斃又程

昌言攔搶牛隻將伊毆打率領程元士等搶擄家財毆傷伊叔五人因縣民田太梅命案程昌言唆使屍子誣告伊姪曾勝林伊子曾勝方作爲一命兩兇查正兇實係王東山被程昌言隱瞞包庇又龔揆等糾黨抄擄伊家財物傷人龔揆與田宗順等賄買包三死屍訛詐及原差田大椿等屢次詐去銀錢等情奏奉

諭旨交督

臣

伯麟審辦伯麟交卸進京

臣

慶保查

案提到人証審係曾勝方截斃田太梅被縣差將曾勝方拏獲曾至宦曾勝林等前往奪犯曾勝林

將差役包貴戮死同會勝方脫逃王東山並非兇犯會至宦因差拏嚴緊希圖脫罪捏情赴京具控共控詞已自認虛誣至奪犯拒殺差役一節因會勝林等在逃未獲會至宦忽自認用鏢杆戮傷包貴咽喉身死復狡供非伊殺死情詞爛熳難定爰書將會至宦與會勝品會勝科監候待質俟緝獲正兇質審辦理奏奉

御批刑部知道欽此隨經臣嚴飭勒緝正兇會勝林等務獲據報緝獲會勝方會勝林等解省委府審擬由司審解前來臣逐一研訊緣會勝方係會至宦

之子與已死田太梅素識無嫌曾至冉係曾至宦胞兄曾勝林係曾至冉之子曾至冉曾至宦鄰近居住程昌言籍隸四川彭水縣住處與黎川縣鄰近曾至宦堂姊曾氏因夫故再嫁馮允遠爲妻嘉慶十九年四月初七日馮允遠令曾氏割草喂羊并令縫補布衫曾氏不允馮允遠向其斥罵曾氏頂撞回罵馮允遠將曾氏推跌欲毆當經勸散詎曾氏氣忿潛赴馮允遠地內在桐樹上自縊身死馮允遠趕往看明解下屍身正欲棺殮適曾至宦路過該處問知曾氏自縊情由藉馮允遠與程昌

言曾因糧涉訟之嫌峻使馮允遠移屍圖詐馮允遠將曾氏屍身背至程昌言地內欲向圖賴程昌言赴縣具控該縣將馮允遠管押候審馮允遠情虛畏罪出具悔結將曾氏屍身棺殮馮允遠回家與會姓商議欲將曾氏埋葬曾氏胞兄曾至由與曾至宦令馮允遠出錢爲埋葬超薦之費馮允遠出錢十二千勸程昌言幫出錢八千後因馮允遠程昌言俱未交出錢文曾至宦不依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邀同曾至由等八人強拉馮允遠耕牛兩隻程昌言耕牛一隻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又將程

昌言牧放牛一隻強行拉回程昌言等赴縣報搶
會至宦牽拉曾氏命案在巡撫臬司各衙門控告
批府提審四月二十九日會至宦向程偉仕借得
牛一隻與甯萬先同行經過程昌言門首程昌言
之妻程蘇氏以會至宦不應強搶伊家牛隻向其
嚷罵會至宦回言當經甯萬先勸散會至宦胞姪
曾勝寬因程蘇氏將伊叔斥罵心懷不甘邀約曾
占敖等尋程蘇氏毆打將其院內曬晾衫褲乘便
取回會至宦料想程昌言必欲告官當捏稱程昌
言搶伊牛隻喝令蘇毛狗程紹士將其毆傷赴縣

喊稟維時程昌言在府候審聞信趕回亦捏告曾
至宦搶劫銀錢衣物曾至宦又誣告程昌言於五
月十四日率領程元士等搶伊家財將伊叔姪二
人毆傷思南府提齊人証訊明曾氏委係夫妻口
角氣忿自縊究出曾至宦教唆馮允遠移屍圖詐
強拉牛隻各情將會至宦程昌言分別枷責追出
牛隻給馮允遠程昌言具領結案至程昌言與程
至宦互告搶案發縣另審行至乾魚橋地方曾至
宦堂叔曾大士等將會至宦奪回出外避匿總未
到案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夜縣民萬玉昆家被

竊耕牛一隻天亮時胡德周往看田水見一人趕牛走過馮允升門首疑係偷來之牛喊叫馮允升出看其人棄牛而逃胡德周以偷牛之賊像係羅二蠻馮允升將牛收留事主萬玉昆查知出錢二千向馮允升將牛贖回馮允升以胡德周之言向羅昌遂告逃羅昌遂轉向羅二蠻告知羅二蠻不依以馮允升不應賴伊爲賊於二十七日邀約田太梅等向馮允升理論馮允升亦邀曾勝方寧亨磬等往廣幫護行至羅二蠻屋後坡上彼此相遇嚷罵爭毆寧亨磬拏木棍幫護田太梅拾石擲傷

會勝方左顴骨會勝方趕攏用刀回戳傷田太梅
心坎右倒地身死報縣驗訊差拏會勝方逃逸會
至宦許給寧亨罄錢十串寫立字據誘令頂認正
兇寧亨罄到官供認用木棒毆傷田太梅身死該
縣審出頂兇情由飭緝會至宦等究辦是年十一
月初九日原差田大椿將會至宦胞兄會至冉查
獲押令將兇犯會勝方交出會至宦聞知邀同會
勝林等將會至冉奪回田大椿稟官改差龔揆馮
喜包責緝拏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該差馮喜等
訪得會勝方逃回家中邀同鄉約馮洪義前往將

會勝方拏獲用鎖鍊擒住拉走適曾至冉等在彼
會至冉起意令曾至宦等將會勝方奪回曾至宦
卽與曾至冉會占敖會勝寬會勝林五人趕出維
時包貴執住鍊頭押帶會勝方由屋後坡上行走
曾至宦失跌溝內曾至冉與會勝林各帶木棍鐵
鏢杆由小路追趕迎面截住曾至冉走至包貴身
旁用棍向包貴毆打包貴側身閃開並未毆及會
勝林用鏢杆戳傷包貴咽喉左倒地身死馮喜上
前救護被會占敖棍毆左手腕右腳踝餘差畏懼
跑走會至宦會占敖等將馮喜拏住細至伊家拷

打問出龔揆姓名捏稱該差等糾搶家財等情控
告思南府審出前情將會勝科發縣與隨從會至
宦質訊之會勝品一併收禁會勝林戳死包貴後
會至宦起意棄屍滅跡令會占敖會爻將包貴屍
身丟棄龍潭嗣屍身浮起會至宦復將屍網擡至
四川蘇家壩龜池藏匿石槽洞內希圖無屍抵賴
當經鄉約田宗順問出藏屍處所報縣驗報會至
宦因婺川縣會同鄰封查拏嚴緊恐被拏獲問罪
捏砌程昌言毆搶牛隻復率衆搶擄家財唆使誣
告毆斃人命並龔揆等糾衆抄搶傷人及屢次訛

索等情赴京在都察院具控奏奉

諭旨將會至宦解回審辦因該犯供詞狡展將會至宦
與會勝科會勝品監候待質俟緝獲會勝林等質
訊明確照例辦理嗣據婺川縣將會勝方會至冉
會勝林先後拏獲解省質審成招後會至冉於道
光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貴筑縣病故將現犯解
審臣提集會至宦等逐加研鞫各供前情不諱會
勝方戳傷田太梅身死委因爭鬧被毆回戳適斃
並非有心欲殺會勝林係隨從伊父會至冉奪犯
將差役包貴戳死會至宦因聽從胞兄會至冉奪

犯與子姪曾勝方會勝林俱被拏嚴禁圖脫罪名
起意赴京捏告上年解回審問所控情節已自認
虛誣惟奪犯拒殺差役前因曾勝林等在逃未獲
供詞狡展今三面質証無可置辨實係曾至冉率
領打奪以致會勝林戡傷包貴斃命曾至宦只隨
同奪犯委無殺差情事其赴京呈控各情亦據供
明係圖准任意捏砌再四嚴詰矢口不移將曾至
冉依例擬斬立決會勝方擬絞監候曾至宦會勝
林擬發伊犁爲奴聲明曾至冉業已在監病故會
勝方等援

赦分別准免不准免罪具

奏前來查律載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俱絞監候又例載有關人命應擬斬絞各犯脫逃二三年後就獲尋常命案仍照本律本例擬以監候又驀越赴京告重事不實發邊遠充軍又律載官司差人捕獲罪人因而傷差人者絞監候殺人爲首者斬監候下手致命者絞監候爲從各減一等其率領家人隨從打奪者只坐尊長若家人亦會傷人者仍以凡人首從論註云家長坐斬爲從坐流不言殺人者舉輕以該重又例載官司差人捕

獲罪人如有尊長率領卑幼及家長率領奴僕僱
工毆差奪犯並殺死差人案內爲從之卑幼奴僕
僱工雖未傷人但經在場助勢者卽照凡人爲從
論分別科罪又例載官司差人捕獲罪人有聚衆
中途打奪毆差致死爲首者斬立決爲從下手致
命傷重者絞決幫毆有傷者絞監候隨同拒捕未
經毆人成傷之犯俱改發伊犁給官兵爲奴各等
語又嘉慶二十二年四月臣部議覆陞任伊犁將
軍長齡奏調劑遣犯案內將奪犯殺差隨同拒捕
未經毆人成傷之犯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奏

准通行在案此案會勝方因田太梅向馮允升理
論誣賴羅二蠻作賊之非馮允升邀該犯前往爭
質行至中途彼此相遇嚷罵爭毆該犯會勝方用
刀戳傷田太梅心坎身死脫逃二年之後被獲係
尋常命案應仍照本律問擬應如該撫所奏會勝
方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
候律擬絞監候事犯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
七口

恩詔以前係鬪毆殺人應准免罪照例追埋葬銀二十
兩給付屍親具領倘釋免後再犯加一等治罪該

撫奏稱曾至冉因縣差包貨將兇犯曾勝方拏獲
起意率領曾至宦等奪犯致伊子曾勝林截傷包
貴身死自應按律定擬曾至冉合依官司差人捕
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毆差致死爲首者斬立決
例擬斬立決業經監斃應毋庸議曾至宦唆使馮
允遠移屍圖詐需索起薦之費不遂強拉馮允遠
程昌言牛隻已經思南府審結枷責該犯因縣差
田太椿將會至冉拏獲邀人奪回查曾勝方截死
田太梅與曾至冉本無干涉並非應捕罪人不得
謂之奪犯其赴京告重事不實罪只擬軍應歸聽

從曾至冉打奪會勝方案內從重問擬曾至宦合
依聚衆中途打奪毆差致死未經毆人成傷之犯
改發伊犁爲奴例發給伊犁兵丁爲奴會勝林聽
從伊父會至冉奪犯將差役包貴殺死罪只滿流
惟該犯逞兇下手斃命較之曾至宦在場未經幫
毆情節尤重擬流情浮於法亦應改發伊犁給兵
丁爲奴程昌言於會勝寬等與伊妻口角爭毆順
取衣褲捏報搶劫銀物合依以人命關毆等事報
盜者杖一百例杖一百馮允升收留萬玉昆被竊
牛隻勒令出錢取贖殊屬不合寧享聲聽邀同往

於會勝方等爭毆時拏木棍在場幫護係屬案內之人其聽從會至宦賄嚇項認毆死田太梅正兇旋即據實供明與已經成招定罪者不同應與馮允升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事犯在

恩詔以前會至宦曾勝林係奪犯毆斃差役爲從情節較重俱不准援免程昌言等所擬杖罪均予釋免會勝科係伊父會至宦主使捏告搶劫會勝品係隨從會至宦上控律應罪坐尊長馮允遠聽從會至宦移屍圖詐業經訊明責處均毋庸議會勝科在監病故會勝品馮允升應行釋放逸犯會大士

曾勝寬等飭緝獲日另結曾至冉曾勝科在監病
故據貴筑縣驗訊刑禁人等均無凌虐情弊亦毋
庸議馮曾氏死由自縊與人無尤曾至宦等強拉
馮允遠程昌言牛隻均已追繳給領曾至宦應許
甯亨馨頂兇錢文係口許虛贓免其追繳曾勝寬
等所取程昌言衣服照追給領無干省釋等語臣
等查常人糾衆奪犯殺差律言爲首斬監候下手
致死絞監候爲從減等擬流至尊長率領家人奪
犯殺傷差役律言只坐尊長則未傷人之卑幼律
得不坐其傷人之卑幼律以凡人首從論註內復

聲明爲首坐斬爲從坐流原以子弟迫於父兄之命情非得已故傷人之犯無論致死與否僅擬滿流以別於常人迨歷次修改條例將律內常人奪犯殺差首從斬絞各犯應監候者加重改擬立決爲從未傷人之犯應擬滿流者亦加發伊犁而於尊長率領家人之案並未議及例內卑幼聽從尊長奪犯殺傷差役雖未傷人亦以凡人爲從論一條只因未傷人之卑幼律得勿坐故加重以凡人爲從論與傷人者同擬滿流而於爲首及傷人之犯別無加重之文可知常人糾衆打奪之案與尊

長率領家人打奪之案律例各有專條輕重懸殊
非可牽引此案曾至再率領伊弟曾至宦伊子曾
勝林等中途奪犯致曾勝林截傷縣差包貴身死
按率領家人隨同打奪本律以凡人首從論曾至
再應擬斬候曾勝林應擬滿流曾至宦雖未傷人
惟既在場助勢亦應依例以凡人爲從論與曾勝
林一併擬流今該撫將率領家人奪犯殺差爲首
之曾至再與聽從尊長奪犯未經傷人之曾至宦
率引常人奪犯殺差例文分別擬以斬決外遣而
於傷差致死之曾勝林照率領家人隨同打奪本

律問擬滿流聲明加重擬遣不獨一事兩引並使
下手致死之犯轉輕於未傷人之犯輕重失倫殊
未允協且本條發往伊犁之犯業經奏准改發極
邊足四千里充軍通行各省在案該撫援引舊例
亦屬舛錯除會至再應依律改擬斬監候業經病
故不議外曾勝林會至官應各依本律例更正惟
查率領家人隨從打奪律內只坐尊長其未經傷
人之卑幼律得不坐而現行例內隨從之卑幼雖
未傷人卽照爲從科斷查卑幼聽從尊長奪犯抗
差雖未傷人第旣在場助勢卽屬藐法自未便照

律子以不坐惟聽從打奪曾經傷人之卑幼無論
致死與否律只坐流其未經傷人之犯若照例一
併擬流是未傷人之犯與傷人之犯毫無區別似
亦不足以昭情法之平應請嗣後凡尊長率領卑
幼及家長率領奴僕僮工毆差奪犯並殺死差役
案內隨從之卑幼奴僕僮工除曾經殺傷人者仍
照律爲從擬流外其未經傷人之犯於爲從流罪
上再減一等擬以杖一百徒三年以示區別而昭
平允如蒙

俞允

臣

部俟下屆纂修律例之時卽於例冊內修改明

晰以資引用並通行各省一體遵照所有此案聽從殺人之曾勝林應改依率領家人隨同打奪家人亦曾傷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律仍照尊長坐斬爲從坐流律註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曾至官應卽改照未經傷人者於曾經傷人之家人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新例杖一百徒三年惟查曾至官赴京所控各情現據該撫審屬全虛其誣告之罪例應擬軍應從其重者論曾至官除未經傷人爲從新例再減一等滿徒輕罪不議外合依舊越赴京告重事不實發邊遠充軍例發邊遠充軍該

犯曾至宦曾勝林事犯在

恩詔以前曾至宦聽糾奪犯並未傷人其赴京控告亦非罪王不赦所得軍罪應准援免後再有犯加一等治罪曾勝林下手毆斃差役情節較重所得流罪不准援免餘均應如該撫所奏完結逸犯曾大士等仍令該撫飭緝務獲照例辦理謹

奏奉

旨依議

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會同總理部務大學士戴公均元尙書韓公封及諸侍郎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曲周縣地保李廷傑於牌頭袁錦等毆傷張起家之後幫同揪跌致傷赴縣稟控以致張起家氣忿輕生分別審明定擬一摺道光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硃批刑部議奏欽此該_臣等議得據直隸總督方受疇

奏稱竊據曲周縣民張發家赴步軍統領衙門呈控地方李廷傑因向伊弟張起家索詐差錢與牌頭袁浩等將伊弟毆傷身死歷控委員不爲究辦訊供奏奉

論旨此案著交方受疇親提人証卷宗秉公審擬具奏
欽此並准兵部將原告張發家咨解到直當經飭
提人卷來省督同研鞠緣李廷傑充當曲周縣袁
家莊地保與張起家同村無嫌該縣遇有派辦差
務向係借用民力按地攤派每地按畝派錢歷有
舊章從無更易該村牌保因催徵錢糧與派辦差
徭賦役皆從地出恐地戶影射脫漏致有偏枯故
於每年春初開徵時清查開村地畝造冊備查由
來已久道光元年二月間該縣奉文派辦春差仍
照舊章每畝攤派大錢十文村民按畝完交大錢

三四文及六七文不等亦間有全數未交之戶張發家名下應出錢文早經交給地保李廷傑等轉繳二月十一日李廷傑與牌頭袁浩袁錦因時值開徵邀同甲長楊明往各花戶開造地畝數目張發家之弟張起家將己地三十三畝零開入冊內李廷傑因錯記張發家尙有祖遺地五畝並未開入往令張發家補開張發家以伊家祖遺地畝卽在三十三畝零之內噴李廷傑頓其隱匿當向村斥李廷傑不服致相爭吵時張起家趨至幫護袁錦不依混罵張起家回詈袁錦氣忿用拳毆傷張

起家左腮腋李廷傑揪住張起家髮辮拉跌倒地
墊傷右後肋張起家益肆辱罵袁浩亦用脚踢傷
其左後肋經甲長楊明勸散十二日李廷傑因張
起家等地未真確復向逞兇欲將張起家稟官究
治張發家聞知往向袁奎告述情由央令勸阻李
廷傑不允卽邀同袁浩袁錦赴縣稟控張起家聞
知心懷不甘聲言欲與李廷傑等拚命張發家當
向勸慰詎張起家氣忿莫遏乘袁浩家內無人卽
於是日潛往自縊身死經袁浩之妻袁王氏回歸
瞥見喊同張起家之妻張張氏卸救無及報驗訊

詳飭審而張發家因李廷傑等既將伊弟毆傷復
行稟控以致伊弟氣忿自盡心懷痛忿先後赴府
道衙門呈控批飭究辦張發家復捏稱李廷傑向
伊弟張起家多索派差使費錢文與牌頭袁浩等
將伊弟毆傷身死赴臬司衙門呈控批經廣平府
飭委肥鄉縣會審因屍妻張氏患病未到尙未
審結張發家又以前情赴步軍統領衙門呈控奉
旨交臣審辦當經先後飭提人卷來省督同司府審訊
前情不諱臣以該縣如果查照舊章每畝派大錢
十文何以張發家捏稱每畝派京錢二十八文誠

恐該縣藉差浮派及李廷傑等實有索詐毆斃情
事復加詰訊不特李廷傑堅稱該縣實只每畝派
大錢十文並無京錢二十八文之多張起家應出
差錢早經交完後因查造地畝清冊爭毆赴縣稟
控以致張起家氣忿自縊並非多索差錢起衅亦
非被毆身死卽張發家亦自認因弟張起家被李
廷傑等毆傷稟控致令自盡心懷痛忿是以牽砌
混控覆詰不移案無迴飾將李廷傑等分別擬以
杖徒具

奏前來查例載誣告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又律載

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各等語查威逼致死例內毆至殘廢則罪應擬軍毆有重傷則罪應擬徒僅只向毆則罪應擬杖是威逼之案雖輕重各有不同而在死者必因受其毆辱畏其強暴以致抱忿捐軀者始可律以威逼致死之條至被人誣告氣忿自縊是死者之自盡由於被其誣告負屈莫伸並非因被毆而自盡自有誣告致死本例在憑空誣陷者固例應縲首卽控出有因亦只可於本律本例量減不得比附牽混蓋誣告致死與威逼致死情事既相懸殊罪名亦輕重互異此案據

該督奏稱地保李廷傑因查造各花戶清冊有張發家之弟張起家將地三十三畝零開入冊內李廷傑因錯記張姓尙有祖遺地五畝未開令張發家補入張發家嘆李廷傑賴其隱匿村斥致相爭吵張起家趨至幫護被牌頭袁錦袁浩毆傷李廷傑亦幫同將其毆傷次日李廷傑欲將張起家稟究張發家央人勸阻李廷傑不允隨邀同袁錦等赴縣以匿地逞兇等詞稟控以致張起家心懷不甘氣忿自縊身死將李廷傑依成逼人致死律擬以滿杖加等擬徒具奏_臣等查閱原咨該村民派

辦差徭照地攤錢由來已久現在張起家等應出錢文已各按地照數交給李廷傑收繳且經張起家之兄張發家向李廷傑當面對明伊家祖遺地五畝卽在所開三十三畝零之內是張起家之並無隱匿地畝李廷傑早已詳知乃復捏詞誣稟以致張起家氣忿自縊查李廷傑揪跌張起家致傷時若張起家因被毆當時氣忿自盡自應照威逼致死律問擬今張起家當被李廷傑毆傷時並無忿不欲生之心迨被李廷傑赴縣捏控始行忿迫自縊是張起家非因被李廷傑毆打威逼而死按

例李廷傑應照誣告人因而致死擬以絞候卽以
李廷傑之誣稟尙與平空捏控者有間亦只可量
減擬流乃該督舍誣告本例於不議援引威逼擬
杖之條案關地保捏控鄉愚致斃人命罪名出入
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詳核例案覆訊確
情另議具奏謹

奏奉

旨依議

容安謹案此案旋據直督遵駁更正將李廷傑
照誣告人因而致死絞罪上量減一等擬流奏

結

容安謹按嘉慶二十五年秋

皇上御極 先公仰承

聖明垂詢時政 先公據所知者無不剴切詳明上陳

天聽用答

殊恩其慎密諸件向不存稿茲所載數條皆有關於時務者緣奏時並無引摺具奏月日亦未經錄存今不敢妄擬所載數件俱荷

聖鑒未蒙

硃批

一行政須持以靜也我

朝定鼎以來

聖

聖相承二百年來

世祖開創經綸十有七年

聖祖深仁厚澤培養生成六十一年丕基大定

世宗法令制度綱目畢張定百世昭垂之業

高宗恢張

皇度拓宇開疆

十全大武恩威所加

國家遂得永無邊患

福備功崇我

朝之盛莫極於此

大行皇帝整綱飭紀宵旰兢業二十五年有如一曰伏見
皇上御極以來

淵默涵宏朝官不輕予易置法令一遵舊章抑倖躁之
風斥虛言之妄在廷臣僚無從揣測既畏

明罰之威又惕

沉深之度正以永極盛之

統業承大成之盛軌惟守之以靜持之以恒則培養元氣

萬萬年鴻基大業益得延洪無既矣

一刑名不可急於求供也命案重情或有疑質富平情虛心審訊先將各供問定歸結時自有一定罪名總以供勘律以律定罪近年刑部遇有重大案件往往未經取供將案卷畧查遂有如何定結之見於是探試堂官主意偏寬偏嚴執一偏之見問去雖有至寬之情最利之口百喙亦不能辯夫愚民犯法鎖靠相加刑具在前威尊命賤兼之誘供取證設法務入於網古人所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者也

仁宗皇帝勤政恤民首重人命故於刑名尤爲留意常有
奉

旨會審之案卽日必須取供具奏供具時

召見刑部與之論說乃刑部藉此揣度畸重畸輕不免成

見且當日取供兩三時之內豈能磨得實情乃

一經具奏則是否寃抑不可再易照此問去遂

至成招所謂冷心當理者十案中未必不舛錯

一二又有堂官中以得情爲見長一時具奏後

難更改名爲急公而於案情愈失之矣應請此

後遇有疑重案件或交部或會軍機不必限以

時日先令明白司官妥細錄供何時供合再行具奏

召見堂官時聽其具述不置斷語則無從揣度並可

諭令倘有審訊未真之處不妨奏明另審不責以急切定案不責其一時之誤庶實情可得而寬抑者少矣

一直隸行營兵丁宜裁也查嘉慶十九年臣在直

隸總督任內經兵部行知總理行營王大臣綿

課等會議

鑾駕出入徑衛事宜內開直隸例站燈城站道管段所需

員弁兵丁擬令加倍增添等因先經署督臣章

煦議添兵六百三十餘名嗣又令臣酌議加添

因於例派一千四百五十名之外添派兵丁二

千名將備千把外委八十員分兩日輪流稽查

宿衛仍奏明將來酌量裁撤臣又面奉

大行皇帝諭旨此係伊等議添若不加添則隨從人等必

致瞻虛疑畏倘時常夜間聲氣轉不成事此後存記過

三四年後必須裁撤欽此欽遵臣隨於二十一年緣事

離任未經辦理查

聖駕巡幸隨扈官兵原有定額嗣後增添旋即奉

旨存記裁撤刻下未知已未裁撤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查明仍照舊章所有續添官兵悉行
裁撤以昭

聖武而節糜費至

鑾輿出入京營滿兵後添者似亦宜一體裁撤應請
飭下各該處查明辦理

一才風宜先懲也尊卑有等上下有分故夔倫敘
而天下和平近時風氣內而司員外而州縣專
能挾制上司初時逢迎趨附惟恐不得其門繼
或得其懽心則望其提拔照應既已同氣則一

切賊私詭秘無不備知此日之交情卽日後之
挾制更有貪鄙上官受其賕賂或收受別屬餽
送爲其所知亦是挾制之要亦有廉謹大員趨
奉之不可餽賂之不得而事又能明白在本署
本有莫可如何則搜剔其別支小節或委婉免
人叅劾或布揚謠言或倩人報告或匿名揭帖
此事不行他術又起賊私難誣因公干議不去
之不已其不肖者同流合汚一任屬員驅遣政
事遂不可問其不爲所挾持者旣經謠誣誣叛
卽事已大白而已驚心短氣不敢再有振作夫

官階品級卽是等威近日民不畏小官小官不
畏大官大官則不知盡職卽不敬

君

召對時但以唯諾礪頭卽可敷衍思之誠爲痛心是刁
可致因循疲玩極之卽是致亂之階惟求

皇上慎重用人則必專倚有辜

恩重子懲處任人專而持法嚴人分邪正事判公私大
公至正譏愚不行人心可定矣

一直隸兵糧有可裁也現奉

諭旨飭議御史條奏裁撤名糧一事臣前在直督接辦

前督溫承惠奏准熱河口外添設營汛官兵共

一千餘名又嘉慶二十一年臣離任以後添設

天津水師兵丁一千餘名查此二項兵丁均屬

無用如口外地方寬濶以千餘兵丁散布於數

千里內稽查巡邏勢不能周而且兵丁居住皆

係人煙稀少之處一切居家常用米鹽之類甚

有在數十里之外方能貨買苦累非止一端當

時招募既已艱難日久空缺空糧但有虛名若

果能整練精健則令口外蒙古生疑似此荒寒

廢弛亦徒增可笑至天津水師自二十一年曠

咭喇貢使去後乃議添設查喚咭喇國卽係紅毛國去廣東粵門洋面路途遙遠程行須至一年有餘若遭風守水則二三年後方能到廣其國專以賣買爲重出洋大船一隻資本總值二百餘萬每船所載多不過千人米糧亦止載至二三年紅毛並非大國傾其國之所有萬不能有二十隻大船卽便欲來滋事多不到二萬人且須載數年之糧行不識沙線數年之路而且大船至天津不能進口須換小船卽至進口前後無人上岸更不識路只剩孤軍一旅又何能

爲此二項兵丁似可裁撤無疑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查辦

一火器健銳兩營宜加簡練也查自乾隆年間建立兩營以來錢糧優厚操練亦精當西北兩路用兵之時京營極稱勇健迨乾隆三十九年臨清王倫之案亦極得力至川楚教匪滋事之時又屢在川陝失事派去之兵所餘無幾在開州聞住經經畧奏送回京彼時

仁宗皇帝卽以不能振作八旗深加懲飭嘉慶十八年河南軍務交臣帶領雖加鼓勵振作然爲日甚暫

接仗無多而留心察看本營官員章京但知給
使當差求其漢仗技藝出衆強於兵丁者甚少
推原其故良由乾隆年間帶領得人而平日管
理教練亦皆曾歷戎行素有聲望之人得以勇
健

上聞是以

高宗皇帝御製詩文內屢稱八旗勁旅嗣後管理大臣均
不免漸行疎懈又兼更事舊人漸少雖派多人
該班操演竟成具文往往遇有本營陞調多簡
趨奉奔走之人此外非情面卽賄囑官員如此

兵丁可知八旗勁旅日漸廢弛實為可惜臣愚
昧之見請用更事舊人既能深知舊制又悉該
營利弊請

旨令其總理兩營俾得專司操練將近日惡習查明嚴
禁務使一兵有一兵之效責成既嚴既專於營
制必當有益

一求直言當分別款類以期實效也伏見

大行皇帝二十五年屢

詔求賢而諸臣負

恩言大政多不能辦不可行建一策非紛更卽窒礙此其

無識迂遠情尙可原至有攻訐陰私毛舉細故
或事係便其私利或藉公報其私忿因而通同
朋比賄囑增營甚有求人代倩貨買摺底更屬
可笑明爲直言封奏其實尙且營私毫無爲公
之意方今

皇上沈幾御事開誠布公奏章可採者必俟斟酌萬當
方肯施行其不可者亦僅予發還不加譴責

聖不自聖虛衷求治舉朝欽仰欽服均非虛詞頌祝仍
求

皇上降旨令九卿御史分別款類如軍務河工漕務鹽

務邊政賑務以及某省民風吏治地方情形之類

諭旨先指明一事令知者各舉所知明陳利弊如何興利如何去弊明白暢言不許諱飾其不知者不必勉強備經

面詢或廷試非本人自出者卽請示罰如此逐件講求既不至於眩聽而諸臣中某可某事用某可某處用則事歸覈實而人才亦見矣

一 匿名揭帖宜永遠禁止也查誣告有反坐之條越訴有妄控之罪如果情真理直方且指證確

鑿唯恐無名至於匿名則何事不可誣不必身
與質對而所誣之人業已被問何仇不可洩且
事只常人或僅係官員亦尙無所關重尙所指
竟係不可問之事大有關係之人又當何以處
之且從前匿名之案甚多而皆係細故至嘉慶
十八年賊逆大亂轉無一人知發亦無匿名揭
帖則匿名揭帖只爲私而反足亂公矣查例載
匿名揭帖原係重辟拾得者例不查辦用意深
遠之至

大行皇帝明鑒其非降

旨不准查辦誠爲

至理至明仍求

皇上遇事再降

特旨申明永禁

一明歲漕船宜及時先催也去歲冬間臣在倉場

侍郎任內仰蒙

召見因黃水穿運面奏明歲漕船請

旨嚴飭有漕督撫此時黃水泛入運河須及早冬兌冬開

於春間三四月內趕駛渡黃前進務於秋間起

卸完竣不得遲悞卽蒙

仁宗皇帝允行屢降

諭旨嚴催而事機順利竟得於七月半前全行起卸回空計去年漕船九月方得掃數回空而浙江幫於年前尙未歸次因奉

嚴旨特催竟趕至今年七月半前全行回空比之去年早至兩月有餘得以復七月半前完竣舊限是漕船早回一日則早來一日遲回一日則遲來一日一年趕早則此後年年可復七月完竣舊規恐有漕督撫不經催飭少形踈懈則至度時日又任遲延且經

特旨嚴催地方官員急於限期不暇刁難詐索於清漕亦未必無益應請卽於此時降

旨嚴催毋任遲延以符舊限

一法例宜從刪減也法原持天下之平例乃畫前
後之一

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法制律令業已大備例已足比
弊已周防近見六部常請修例尙書侍郎未必
皆本部出身之員司官中有出色者早已保送
陞遷其不出色者或懶惰平庸雖行走數十年
仍舊毫無知識於是委之於書吏書吏轉係熟

手何者便於作弊則存之例之本無者則婉轉增之其不便作弊者則改之或去之是例愈修愈多而書吏愈得高下其手更兼堂官遇事不敢作主以避專擅之名司官亦如此顧忌因而聽之於書吏書吏則呈用新修之例堂官且避專擅之名而書吏之權愈重所以外尚文武處分以及帑項銷算工程報銷未有不先通融而能辦理者查從前各部俱有一堂官坐辦看稿又呼之爲當家司官則有主稿原因久任熟悉專門承辦故堂官能查司官之弊司官能查書

吏之弊雖不能弊絕風清而亦不能聽書吏作
主後因避專擅之名遂至六部之權全在書吏
臣曾蒙

大行皇帝諭及六部堂官不及司官司官不及書吏之

旨誠爲

至聖至明洞悉情僞方今

聖明在上凡事無不精益求精務求至當此後各處奏
章照例者飭部施行其事待奏請者必於例少
有未符應請於該部堂官中

召見一二人細加垂詢其不能答者卽係曠官其能答

者令其陳奏准駁斷自

宸衷不假手部胥而書吏之弊可以少減至律例一遵舊例爲是卽請

勅下各部院衙門刪改查辦

一小過宜加赦宥也立法宜嚴持法則宜於寬立法嚴則人知大廷之可畏持法寬則人能措手足下可盡其才於事可收使過之效且臣下雖有才能當

天威咫尺之地無不震懾况又生質不同新進者舉止質野樸訥者拙於言語或管理事多而精神不

周或自知有過而中懷恐懼一節有失遂致事
事不能合宜無心亦似有心積小以至於大

上雖無疑下之心而下懷不自信之意有事不敢陳有
言不敢盡但求苟免於一時之罰不顧公事之
誤其去進忠補過之念逾遠而因循唯諾之風
所由起也甚且

恩賞不敢爲榮爵位不敢自信庸愚轉可幸藏其拙智
巧因以遂其保身夫任事乃能有是非建白乃
能有得失是與得未必見功而非與失必見勅
罰轉以過大反可倖免而小過斷不可道在本

事原可直截了當而旁見曲解有慮之不可及
防之不可盡於是能者束手忠者卷舌冗闕相
沿江河日下矣惟求

皇上開誠布公大過必不可免若小過或諒其偶然或
矜其不能亦先明白

指示而後赦宥則人知感畏事可見功而下情上達
君臣相與以誠而人心可得人才可見矣

一方今人才宜急也伏見

皇上御政以來不肯輕於易置大員寬仁待下禮大臣
體羣臣臣時時留心察聽在廷諸臣人人洗心

滌慮風氣頓然改觀惟大半限於才智或尙在
觀望不能奮興伏念

大行皇帝求賢望治宵旰惟殷又豈肯以名位爵祿官此
庸人實由風氣偷薄臣下辜

恩或敝衣囚首矯飭清廉或順承緘默文其庸陋或讒訐
以示無私或曲小以明謹飭其他情僞百端一
時不能罄敘惟請於

召對之次令陳說其所見果有可採給以筆札卽於
禁門之內指一靜處或滿或漢令其書寫卽日進

呈可者採之能者賞之其不可不能者立予懲斥庶

乎其中人才可見至外省人才前已奉有

諭旨令本省督撫據實保

奏仍請於廷

臣

中擇其公正可靠者一二人

面令密保立時令其書寫切實考語所保不實其所犯厥罪惟均然密保祇可行之一二人用之一二次多則流弊必生私門大啓亦非細故

一軍機章京請無迴避也查軍機處總理機務事務最繁非有才具優長滿漢皆通者不能充此要差從前軍機章京皆係軍機大臣自行挑選亦有大員子弟奉

特旨令其在軍機處學習事務者乾隆年間軍機章京內
極有人才迄今大員不少經改爲各部咨送軍
機處帶領引

見記名後挨次補用後又經人條奏不許大員子弟挑
送其父兄但陞至支三品至武二品卽不准其
子弟在軍機處行走昨奉明降

諭旨稽查軍機處御史業已裁撤是待親信以至誠存
大體於不言大小臣工無不感服至軍機章京
雖上供書寫而儲養人才不爲無益帶領引

見挨次補用或可仍舊至迴避一節但用至大員卽不

可信非所以昭至誠也夫作弊與否視乎其人
大員得其人方且教訓其子弟立品學事將來
報

國若大員非其人則探聽機密又何必專用其子弟
是全在軍機大臣公正嚴密能教育人才正非
必大員子弟作弊而非大員子弟者卽不作弊
也此事應否改舊之處應請

旨勅議施行

奏爲敬陳管見事竊臣自蒙

恩簡任以來勉力驚駘毫無報稱我

皇上不以爲愚鈍所有簡選武職官員驗看兵丁軍政等事屢蒙

欽派舉京營官兵等步射騎射半經日觀伏思

國朝自開創以來八旗軍應所拮克敵制勝未嘗少有挫折自設立營伍以後閒暇則講武以備不虞遇有緊要事件朝傳夕至聲息相通碩法良規實爲盡善盡美伏觀乾隆年間西陲底定兩金川蕩平八旗勁旅所向無前第承平日久營則猶是營也未必營營皆堅銳之營兵則猶是兵也未必人人皆精練之士推原其故皆管理者不能實心挑

選教練又不能各盡其長卽如嘉慶初年教匪滋事之時八旗兵丁前赴軍營其打仗出力者固不乏人而未能全數收其實効蓋由平日習練鎗箭刀矛管兵者俱視爲具文官丁等亦祇知照例以致臨敵制勝之時勇悍者不過十之一二退避畏縮者比比皆然從來常勝之兵其中有一二畏縮者尙令全軍氣索况又有大謬不然者夫兵所恃者技藝而矢石交攻之際無膽氣以乘之與無技藝等口下各營兵丁技藝何嘗不按月按日操演而技藝如何爲精靡如何爲虛實平素不講未見

可收指臂之效也應請

旨飭下管京營大臣令其各抒已見於本營內挑揀勇敢精悍之士可得若干人此等兵丁鎗箭刀矛何者爲其所長其或宜於平坦或宜於山澤或宜於步或宜於騎皆令其極盡精微不許以照例操演遂爾含混具奏卽綠營兵丁亦應設法練習以期形勢堅牢有不可動搖之勢向來綠旗各營俱設常操至臨事可用者不過幾營如楊遇春楊芳等熟習情形會歷行間之人伊等於本營之內俱另選有備戰之兵三五百名隨時簡練向年豫東教

匪竊發之時此項兵丁爲一時諸營之最亦應請
旨嚴飭各省督撫提鎮各路兵丁如何操演所恃何技
實可備戰兵丁若干相度本省人情地勢如何操
演爲得法

令其詳悉具陳不得朦混敷衍將來訓練熟習之時遇
有

欽差滿漢大臣等過境亦可就近閱看不職者嚴叅懲
辦庶京外營伍一體整齊且不徒滿漢兵丁可收
實力藉此亦可以廣獲人材於現在養兵情形似
有裨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裁謹

奏

那文毅公刑部尙書奏議卷五十二下

那文毅公刑部尙書奏議

卷五十二

七